

# 上古到中古「來」在構式中的演變\*

劉承慧

國立清華大學

本文在形式與意義合體的「構式」背景下，討論「來」從上古先秦時期到中古晚期隋代為止歷經的變化，辨析它如何從獨用動詞分化出多種功能標記而又能夠持續留存到現代。

本文舉證展示 (i)「來」的功能分化並非出於自由詞組，而是緣自「構式」，構式意義與「來」的功能演變息息相關；(ii)「來」的各種功能並不是孤立或偶發，而是統攝於特定歷史階段之語言系統的構式背景，它在中古階段的發展符合中古漢語整體變化趨勢；(iii)因為「來」的演變都發生在構式中，所以自由組合的獨用動詞「來」能夠超越複雜的演變歷程，流通至今。

關鍵詞：動詞「來」，構式，功能標記，功能演變，先秦漢語，中古漢語

## 1. 前言

漢語「來」這個字形所代表的詞可以追溯到上古先秦時期，當時就與空間趨向概念有關。根據解惠全等 (2008:402-404)，同一字形代表的詞還有王引之所說的「詞之是也」的句中助詞、楊樹達所說的「摹寫聲氣」的句末助詞。這三種功能表面上差距甚遠，然而從空間指示的語義基礎來看，其實有相通之處，因此同源的可能性很高（詳見第 3.2-3.3 節）。

先秦動詞「來」有別於現代趨向動詞「來」：現代的「來」搭配處所賓語而先秦動詞「來」卻幾乎不搭配處所賓語。先秦「來」表示「到達狀態」，它演變

---

\* 本文使用中央研究院古漢語語料庫檢索資料。文中有多處的舉證轉引自梁銀峰 (2007)，主要是該研究資料完整，又能多方徵引過去學者的意見。過去學者對「來」的演變看法相當分歧，並非本文所能涵蓋，因此沒有逐條引用。相關的說明請參閱梁銀峰 (2007)。本文係以 2009 年在中央研究院漢語「趨向詞」之歷史與方言類型研討會暨第六屆海峽兩岸語法史研討會發表的〈上古到中古「來」的演變——構式觀點的歷史語法分析〉為底稿，修訂歷時演變的部分。至於從「構式」解析高度複雜的歷時演變案例之必要性與正當性，以及作者提出的上古到中古「來」的演變假設與過去研究之間的本質差異，已另行撰寫成 Liu (forthcoming)。

為趨向動詞的關鍵期在漢代。根據梁銀峰 (2007)，南北朝時期「來」已經分化為趨向補語、動態助詞、事態助詞等，這些都不存於先秦漢語。

先秦「來」和中古「來」彼此淵源如何？趨向補語、動態助詞、事態助詞有沒有引申關係？像「來」這麼複雜的演變案例，如何才能較周延而全面地重構分化路徑？這是本文的焦點。本文以「構式」為線索，觀察上古和中古「來」在構式中的發展情況，推測其演變歷程。

我們首先依據 Goldberg (1995:4) 界定「構式」如下：

C is a CONSTRUCTION iff<sub>def</sub> C is a form-meaning pair  $\langle F_i, S_i \rangle$  such that some aspect of  $F_i$  or some aspect of  $S_i$  is not strictly predictable from C's component parts or from other previously established constructions.

C 是構式，若且唯若 C 是形式-意義的合成體  $\langle F_i, S_i \rangle$ ， $F_i$  或  $S_i$  的某些面向無法確實地由 C 的組成分子或其他既存的構式來預測。

構式為形式與意義的合體，構式雖由更小的分子所組成，但構式自身有其意義（構式意義），超越組成分子意義的疊加。構式的變化往往帶動組成分子的變化。這是本文論述的基本立場。

本文以〔 〕表示構式，視情況由不同的方式來稱說，或以語法屬性來稱說組成分子，例如〔V+動態標記〕；或以下標注明分子的屬性或功能，例如〔V+來動態標記〕；或以下標注明構式名稱，如〔V+來〕<sub>連動</sub>。V 代表光桿動詞，VP 總括動詞與動詞組，NP 總括名詞與名詞組，S 代表獨立句或分句。

Traugott (2003:644-645) 指出，語法化離不開語言形式所在的語境，而初始句法形式及其在語境中衍生出來的推演意義是使得語法化成為可能的要件：

Because the precis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the original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particular inferences from it are so crucial in enabling grammaticalization, it follows that, as Bybee et al. (1994:11) point out, it cannot be the case that “one source concept can give rise to more than one grammatical category” (Heine et al. 1991:338). Different contextual sources will give rise to different instanc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因為初始構式的確切句法形式連同其推演意義對語法化的實現是如此具有關鍵性，以致就像 Bybee et al. (1994:11) 所說，「從單一來源概念可能生成一個以上的語法類別」(Heine et al. 1991:338) 無法成立。不同語境的語法化源頭將會生成不同的語法化案例。

Bybee (2003:602) 也指出，與其說是個別的詞彙成分發生語法化，倒不如說是該詞彙所在的構式發生語法化：

The recent literature on grammaticalization seems to agree that it is not enough to define grammaticalization as the process by which a lexical item becomes a grammatical morpheme, but rather it is important to say that this process occurs in the context of a particular construction...In fact, it may be more accurate to say that a construction with particular lexical items in it becomes grammaticized.

近來的語法化研究似乎同意，把語法化界定為一個詞彙成分演變為語法標記的歷程尚有不足，從構式背景解說其歷程毋寧是重要的……其實比較精確的說法應是帶有特定詞彙成分的構式發生語法化。

Bybee 同時以英語的 “be going to” 為例，指出 “go” 在 [[movement verb + Progressive] + purpose clause (to + infinitive)] ([進行式位移動詞 + 不定形式目的小句]) 構式中發生語法化；語法化還沒有發生的時候，“go” 就像構式中的其他位移動詞，例如 “I am going to see the king”、“I am traveling to see the king”、“I am riding to see the king” 之中的 “go”、“travel”、“ride” 功能相同；語法化之後不但是 “go” 偏離了它來源的位移動詞 “go”，連同 “be going to” 也脫離了來源構式 [movement verb + Progressive + purpose clause] (頁 603)。

本文即是在相同的立場上觀察並詮釋動詞「來」從上古先秦時期到中古的演變歷程。

## 2. 文獻回顧

### 2.1 構式與動詞「來」的虛化<sup>1</sup>

過去學者已經注意到動詞虛化是在組合關係中發生的。解惠全 (1987:213) 即指出：

---

<sup>1</sup> 本文中「虛化」是就傳統語文學者所謂的「實字」、「虛字」對立的「虛」而言，「虛化」意指從「實」到「虛」的變化；「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 聚焦在「前言」引用的 Traugott (2003) 和 Bybee (2003) 關注的問題上。至於「虛化」和特定學說主張之「語法化」的異同，本文囿於論旨，不予討論。

實詞的虛化，要以意義為依據，以句法地位為途徑。也就是說，一個詞由實詞轉化為虛詞，一般是由於它經常出現在一些適於表現某種語法關係的位置上，從而引起詞義的逐漸虛化，並進而實現句法地位的固定，轉化為虛詞。

劉堅、曹廣順、吳福祥 (1995:161) 指出，連動式中第二成分的語法位置是誘發動詞演變為動態助詞的因素：

以動態助詞為例。近代漢語動態助詞“將”“著”“取”“得”等均由動詞演變而來。它們從動詞向動態助詞演變的過程是從進入連動式開始的。

動詞朝向動態助詞（本文改稱為「動態標記」）演變，不僅止於語法成分的虛化而已。當第二成分演變為動態標記，新的構式也從連動式分裂出來——〔V + 動態標記〕正是隨著「將」、「著」、「取」、「得」虛化而興起。〔V + 動態標記〕與連動式不僅第二成分屬性或功能不同，構式意義也不同。連動構式意義是「連續分離事件的順時表述」，〔V + 動態標記〕是「完成或實現之事件表述」。

連動複合如何影響到「來」的演變，這個問題得從上古到中古相關的演變趨勢說起。漢語從戰國開始就有雙音/複合化的傾向（劉承慧 2003, 2002b），在使成/動補的發展上別具意義。<sup>2</sup> 志村良治 (1995) 認為中古使成式的興起受到雙音化潮流很大的影響。劉承慧 (1999, 2000) 主張雙音是表面形式，真正引起作用的是兩個語義成分結合，因此改稱作「雙成分化」、「複合化」。中古有大批連動複合動詞隨著複合化潮流而湧現，這從志村良治 (1995:219-229) 的舉例可略窺一二。某些表示結果狀態的成分一再與前行動詞複合，誘發前行動詞被理解為原因成分，催生出因果構式〔V + V〕<sub>使成/動補</sub>，〔V + 來〕<sub>使成/動補</sub>為其中一支。<sup>3</sup>

不過這只是演變的一角。先秦到中古的例證顯示，「來」分化出多種功能是起於不同構式的形成，其發展則體現在構式的消長變化上。例如〔NP + 來<sub>複指標記</sub> + VP〕、〔(NP + ) 來 (+ VP)〕<sub>招呼語</sub>、〔S + 來<sub>勸誘語氣</sub>〕<sub>祈使</sub>都是先秦構式，「來」在其中擔負不同的功能。中古〔NP + 來<sub>複指標記</sub> + VP〕消失而其他兩種構式繼續通行，

<sup>2</sup> 從連動式到使成式到動補式，是普遍被接受的歷史演變途徑。然而從使成式轉為動補式，似乎持續了相當一段時期，而使成式在哪個年代完全併入動補，目前還沒有共識。本文在無需分辨的情況下，逕以「使成/動補」稱說。

<sup>3</sup>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V 來」用例都屬於〔V + V〕<sub>使成/動補</sub>。詳見第 4.3 節。

此外衍生出新的構式〔S+來<sub>事態標記</sub>〕、〔V+來<sub>動態標記</sub>〕。各種構式的消長與「來」的功能演變是同一回事。又動態標記「來」與事態標記「來」源自不同的構式，它們的語法化路徑必須在構式背景下才得闡明（詳見第 2.3 節）。

如前所述，構式不僅是成分的排列組合而已，更涉及排列組合定型化之後形成的構式意義問題。過去研究大都是以成分的排列組合及其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排序或組合變化探索「來」的歷時演變，如王錦慧 (2004)、Peyraube (2006)、梁銀峰 (2007)、梁銀峰、吳福祥、貝羅貝 (2008) 都是如此，然而這些研究並沒有完全正視「來」的新起功能與構式意義之間的關聯性。本文意圖展示「排列組合」只是表面，如果要深入了解上古到中古「來」所經歷的複雜演變，必須在「構式」基礎上把意義納入考慮，才能取得較周延的解釋。

## 2.2 構式與趨向補語「來」

有關趨向補語產生的年代，梁銀峰 (2007:53) 引用孫錫信 (1992)、蔣冀騁和吳福祥 (1997)，指出中古晚期南北朝《百喻經》中的「持去」、「買來」應為歷史上最早的動趨式之例；他認為「來」、「去」虛化為補語是出於「受事前置的話題句這一語用環境」（頁 53-54），而「買來」、「持去」用於受事前置的話題句應是向原本就容許受事前置的「斥去」、「逐出」類推所產生（頁 54-56）。Peyraube (2006:130-131) 也是引用《百喻經》的例子，並指出受事在話題位置上。<sup>4</sup>

究竟受事話題句是不是「來」、「去」虛化為趨向補語的充分條件，顯然還需要再斟酌。根據劉承慧 (1999:357)，西晉《阿育王傳》有「婦女墮河……爾時比丘即便捉出」、「此死人者，前鬼擔來」，其中的「擔來」、「捉出」都用於受事話題句，試問「捉出」、「擔來」中的「出」、「來」有沒有虛化為趨向補語？假使主張受事話題句是趨向動詞虛化為趨向補語的充分條件，就必須把趨向補語形成時間提前到西晉，然而這與動趨式起源於南北朝的主張相抵觸。

其實《阿育王傳》中的「擔來」、「捉出」沒有被當作動趨式，跟合成緣由有關。它們在文篇語境中與分述形式詞組前後並行，「捉出」緊接著「佛聽比丘水火難處捉婦女出」之後出現，「擔來」緊接著「我擔死人來」之後出現，都是個別語境中承接上文而形成的隨機組合。反之，《百喻經》中的「持去」、「買來」不再是隨機組合。就中古複合化形勢來看，早先隨機合成的「V 來」、「V 去」在

<sup>4</sup> Peyraube (2006) 主張受事話題句中的「持去」、「買來」是位移 (movement) 的產物，我們有所保留，原因是位移的條件不明確。

語言中定型，帶動複合構式〔V+來〕、〔V+去〕興起，即為南北朝「持去」、「買來」直接合成的依據。〔V+來〕、〔V+去〕都在〔V+V〕動趨下位。

然而南北朝〔V+來〕、〔V+去〕中的「來」、「去」是不是趨向補語呢？爲了說明問題，讓我們從柯理思 (2007) 的分類談起。她按照主語角色，把現代漢語位移事件的表述形式區分為「致移」(agentive motion)、「自移」(self-agentive motion)、「非自移/位移」(nonagentive motion) 三小類。本文分別記爲：

- (甲) 致移事件 —— 〔V<sub>致移主語</sub> + 趨向補語〕 | 〔V+V<sub>趨向</sub>〕 致移  
(乙) 自移事件 —— 〔V<sub>有生自移主語</sub> + 趨向補語〕 | 〔V+V<sub>趨向</sub>〕 自移  
(丙) 位移事件 —— 〔V<sub>無生位移主語</sub> + 趨向補語〕 | 〔V+V<sub>趨向</sub>〕 位移

分隔線 | 左邊方括弧〔〕內 V 後下標字樣注明動詞搭配的主語類型。這裡同時採用兩種表示法，是爲了反映古今實況：現代漢語動趨式三個分支都在動補構式的下位，即如分隔線 | 左邊所示；中古動趨式和使成/動補構式在當時語言系統中的相對地位與現代不同，V<sub>趨向</sub>未必是補語。

曹廣順 (1999) 從語義關係和語義指向兩方面爲補語提出界說：(i) 補語是動詞的附屬成分，它的功能在表示動詞指涉之行爲活動作用於賓語指稱之人事物而導致的結果；(ii) 補語雖然附屬於動詞，其語義卻是指向動詞賓語的。也就是動補式中的賓語是動詞支配對象，補語和賓語之間不存在支配關係，但存有指向關係。<sup>5</sup> 由此檢視以上三小類，只有 (甲) 符合界說。

這兩種研究顯示動補歷時 (diachronic) 和共時 (synchronic) 研究立場上的差異，背後是古今漢語系統性的差異。上古漢語還沒有動補結構，上古文獻偶有隱含因果聯繫故而容許解釋爲「動補」的用例，當時大多屬於連動式。中古因果連動式用例激增，催生出使成/動補構式。「補語指向賓語」是創生初期的典型特徵。

在初起階段，動趨式中只有 (甲) 能歸入使成/動補。不過隨著後世不斷地新增用例，初起階段的特徵也逐漸淡化。即如劉承慧 (2002a) 所言，「致使因果」是使成/動補初起時最顯著的特徵，後世「因果」範圍漸次放寬，終至現代漢語把最廣義的因果複合用例都納入了現代動補式，「補語表示廣義的結果」就成爲現代動補複合構式最顯著的特徵。這是 (乙)、(丙) 在中古並不屬於使成/動補構式而現代整個動趨式全都被歸入動補下位的緣由。

<sup>5</sup> 陸儉明 (2005:142) 將「語義指向」界定爲句中某個成分與其他成分間的語義聯繫。補語指向賓語，意思是補語和賓語之間存有（支配關係以外的）語義聯繫。

柯理思 (2005:62-63) 曾辨析致移動趨式和自移動趨式構成上的差異，並從語法化不完全來解說差異產生的原因：

趨向動詞的語法化（範疇化）和施事性 (agentivity) 有密切關係：表達致移事件就必須用趨向補語這個語法範疇來表示路徑，不能只用趨向（路徑）動詞。如果從這一點看“走去”類組合的問題，就可以明白，自移動動詞（“走、跑、飛、爬”）是表示物體自身的運動，是自主動詞，位移體可以自己運動，趨向補語的範疇化不徹底（其使用不是強制性的）……漢語表達致移事件，必須用“動詞+趨向補語”的表達模式，趨向補語範疇成為必須使用的語法範疇，其範疇化（語法化）相當徹底了。

引文中所說「趨向動詞語法化的徹底與不徹底」是從趨向補語是否為強制成分的角度出發；趨向補語有時候為強制，有時候不強制，柯理思歸因於主語的施事性，但是沒有解釋為什麼施事性會造成語法化差異。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說，「趨向補語是否為強制成分」和「主語施事性」並不直接相干。證諸中古漢語事實，主語施事性是反映現代致移式和自移式的來源分歧。兩式在中古基於內部成分的語義關係，各自聯繫不同的高層構式，致移式內部成分有致使因果關係，勾連到中古新起的使成/動補構式，「來」在構式中表示「趨向位移結果」（以下簡稱為「趨向結果」），它對前行動詞的語義依附乃至指向賓語的特性都是出於構式限定。自移式內部沒有致使因果聯繫，表示自移事件的「V 來」用例不屬於使成/動補，「來」仍表述「趨向位移行為」（以下簡稱為「趨向行為」）。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兩式中「來」都指涉趨向，因而由一個共同的上位構式〔V+來〕<sub>動趨</sub>所統攝。亦即致移式在中古漢語體系中分別勾連到動趨式和使成/動補構式，自移式分別勾連到動趨式和連動式。<sup>6</sup> 兩式都被併入現代動補構式下位的動趨式，但來源分歧的現實仍殘留在「主語施事性的對立」上。

至於「趨向補語是否為強制」，也未必能從「語法化/範疇化的徹底不徹底」來解釋。趨向動詞「來」從漢代起就可以單獨表示有生主語的自移事件，到現代依然如此。在漫長的歲月中，「來」不知經歷多少變動，卻仍為獨用動詞。我們從歷史文獻中發現，「來」之所以能外於各種變動的干擾，始終維持獨用動詞的

<sup>6</sup> 構式在語言系統中形成多方勾連的層級性網絡，就如同 Croft & Cruse (2004:318-323) 所說的語言系統之概念組織層級架構。

地位，實在是因為所有的變動都發生在構式中。事實上，〔V+來〕<sub>自移</sub>表示有生主語的自移事件，也可以回溯到中古。複合的自移動趨式與獨用動詞「來」並行表示自移事件，已持續了十五個世紀以上，並沒有發生替代現象。自移動趨式的語法化是體現在表示趨向的第二成分對前行成分的依附加深，和獨用動詞「來」無關，因此能夠並行不墜。

## 2.3 構式中的動態標記「來」與事態標記「來」<sup>7</sup>

吳福祥 (1996:313) 認為近代「來」有表示動態和表示事態兩種用例，以下是他對兩種功能的分辨：

動態助詞“來”跟在動詞或動詞性成分之後，表示動作的實現或完成，一般與事態無關。事態助詞“來”則通常附於句子之尾，有成句的作用，語義上表示句子所敘事件或過程在過去發生或完成，總是與過去時聯繫在一起。

準此，動後「來」與句末「來」分擔不同的功能，動後「來」是表示事件本身的實現或完成。梁銀峰 (2007:155-156) 指出曹廣順 (1995) 提到表示完成或實現的「來」，但卻沒有把「來」當作動態助詞。曹廣順不把近代動後「來」視為「將」、「著」、「取」、「得」一類的「動態助詞」，可以和蔣紹愚 (1980:111-112) 所舉的用例及分析相互印證。<sup>8</sup> 事實上，動後「來」的用例並不是平均地分布在多種散文文獻，而是侷限在詩歌作品。<sup>9</sup>

<sup>7</sup> 本文沒有沿用「動態助詞」、「事態助詞」，分別改稱為「動態標記」、「事態標記」，是因為我們根據 Comrie (1976) 將「事態標記」界定為「既成貌標記」(perfect aspect marker)。由於目前無法確認「事態助詞」與「既成貌標記」的功能義涵是否相同，故而在名稱上稍作區隔，以便為往後預留討論的空間。

<sup>8</sup> 劉承慧 (2009) 根據〔V+動態標記〕為近代構式，把動後「來」視同「將」、「著」、「取」、「得」一類的動態標記，須予修正。詳見下註及正文討論。

<sup>9</sup> Liu (forthcoming) 指出，唐代詩歌中的動後「來」隨著所搭配的動詞性質，註記「延續」(continuation) 或「持續」(duration)：如果搭配表示狀態存現的動詞，就註記狀態延續，如韋莊〈聞官軍既至未睹凱旋〉「秋草深來戰馬肥」中的「深來」所示；如果是搭配表示事件發生的動詞，那麼就註記事件發生到言說當下的持續時間，如陳羽〈襄陽過孟浩然故居〉「孟子死來江樹老」中的「死來」所示。根據曹廣順 (1999)，動態助詞是動詞的附屬成分，語義指向動詞。兩例中的「來」符合這兩項特徵，應是動態標記，但並不表示「完成」。



那麼，歷史上有沒有出現過表示動作實現或完成的「完成貌」(perfective aspect) 標記「來」？我們認為中古晚期某些屬於〔V<sub>趨向</sub>＋來〕的用例很可能是完成貌標記「來」的源頭，動詞「來」固有的「趨向」義涵與前行的趨向動詞彼此疊合，因而轉向式微，演變為依附於前行動詞的標記，導致進一步虛化為表示完成貌的動態標記。不過，並不是在所有的語境中都會出現這種變化，也正因為如此，變化結果並非〔V<sub>趨向</sub>＋來〕<sub>動趨</sub>被取代，而是從〔V<sub>趨向</sub>＋來〕<sub>動趨</sub>分化出獨立構式〔V<sub>趨向</sub>＋來<sub>動態標記</sub>〕。

第 4.4 節例 (73)-(75) 是我們所知動態標記「來」最早的用例，出處是中古晚期譯經。根據梁銀峰、吳福祥、貝羅貝 (2008:173)，《祖堂集》已有複合趨向補語，如「走上來」的「上來」以及「打出去」的「出去」，我們推測應是源自中古晚期特定用例的虛化（詳見第 4.4 節討論）。

句末「來」表示謂語所述事件在參照時間（通常為言說當下）之前已經或者曾經發生。如果按照 Comrie (1976) 的分類，句末「來」屬於「既成貌」(perfect aspect) 標記，<sup>10</sup>「既成貌」涉及言說者對過去發生事況的注意，就如上面的引文所說的與過去的時間有關，但不等於「過去時」(past tense)。

梁銀峰 (2007:126-131) 綜合過去學者的意見，指出事態助詞「來」應起於中古，源自動詞組後接方位詞「來」：如《洛陽伽藍記》「後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是以「來」註記死亡開始到言說當下的持續時間，<sup>11</sup>即「以來」的「以」省略所產生。不僅是動詞後接方位詞「來」，句子也有平行的組合現象。以下是梁銀峰 (2007:127-128) 的舉例：

- (1) 王復自念，此人在此學來積久。（《出曜經》卷二十三，頁 731 之 2）
- (2) 尊者薄拘羅作如是說，諸賢，我持糞掃衣來八十年，若因此起貢高者，都無是相。（《中阿含經》卷八，頁 475 之 2）

例 (1)「此人在此學來」是主語，搭配謂語「積久」。例 (2)「我持糞掃衣來」是主語，搭配謂語「八十年」。<sup>12</sup> 梁銀峰認為其中的「來」都屬於方位詞。再看梁銀峰 (2007:129-130) 所舉「來」為事態助詞之例：

<sup>10</sup> 漢語以句末標記表示「既成」的主張，請參閱 Pulleyblank (1994)、劉承慧 (2007, 2008)。餘見本文第 4.2 節。

<sup>11</sup> 此例中的「來」與前述詩句「孟子死來江樹老」中的「來」不同；詩句中的「來」完全失去表述性，此例中的「來」部分保有來源動詞的表述性。餘見第 4.2 節。

<sup>12</sup> 就可能性來說，例 (1)-(2) 也可以分析為「此人」搭配主謂謂語「在此學來積久」、「我」搭配主謂謂語「持糞掃衣來八十年」。這種兩可情況正是語言變遷的證明。詳見第 4.2 節。

- (3) 諸天既見，皆同青色，生希有心，迭互各各如是說言，如我先見多種殿來，百千殿來，初未曾見如此山峰毘琉璃寶如是光明。（《正法念處經》卷四十，頁 235 之 2）
- (4) 是等諸幻我見來，以是意中不貪樂。（《佛本行集經》卷二十八，頁 782-3）

例 (3) 中「我先見多種殿來，百千殿來」的「百千殿來」係「我先見百千殿來」承上省略的形式，兩個「來」都是事態標記，表示句子所述事況「我見多種殿」及「我見百千殿」是先前就曾經歷的。例 (4) 中「是等諸幻我見來」是由「是等諸幻我見」與「來」相結合，「來」也是事態標記。

把「以來」相關的「來」視為事態標記「來」的起點，我們很贊同，但是對演變的細節，我們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和「以來」相關的「來」並不是複合形式「以來」的簡省，而是初始構式中包含介詞「以」和動詞「來」，到了中古分裂為多種變式，「以來」複合只是其中之一，介詞「以」失落而獨存「來」的是另一種平行的變式。其次，梁銀峰 (2007:124-126) 把發生變化的「來」當作方位詞，假設演變路徑為〔V (+N) + 來<sub>方位詞</sub>〕→〔V (+N) + 來<sub>事態助詞</sub>〕。我們認為「來」自始即與時間指示有關，並不是方位詞。又梁銀峰 (2007:125) 把〔V (+NP) + 來〕起源年代設定在漢魏六朝。我們則認為這個構式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先秦（詳見第 4.2 節）。

時間指示的「來」最初是在〔介詞<sub>起點</sub> + NP/VP + 連詞 + 來〕<sub>時間趨向</sub>，表示起點的介詞包括「自」、「從」、「由」，連詞主要是「而」、「以」。東漢以後因連詞與介詞先後簡省，VP 跟主語直接結合，終至引發一連串的變動。本文假設其演變路徑為〔(NP+) VP + 來<sub>時間指示</sub>〕→〔S + 來<sub>事態標記</sub>〕（詳見第 4.2 節）。

### 3. 先秦時期的「來」

#### 3.1 表示到達狀態的動詞「來」

先秦動詞「來」可以充當謂語中心語，也可以充當連動式第一成分，常見語法表現如下列各例所示：

- (5)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春秋經·隱公元年》）
- (6)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語·學而》）

- (7) 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
- (8)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春秋經·隱公七年》)
- (9) 秋，武氏子來求賻。(《春秋經·隱公三年》)

例(5)-(7)顯示，先秦時期充當謂語的「來」用於三種組合：(i) 直接搭配主語，(ii) 受介詞組修飾，(iii) 帶使動賓語。先秦「來」帶使動賓語，卻不搭配處所賓語，可見與現代的趨向動詞「來」性質有別。它指涉「到達與言說者同一空間位置的狀態」或「到達言說者認定之參照空間的狀態」，後者是前者在敘事文本中引申的產物。

除了表示到達狀態，先秦「來」也指涉趨向。趨向義應是出於到達狀態義動詞在「自遠方來」一類組合中發生語義延伸：表示起點的介詞組所涵攝的空間位置與動詞「來」所涵攝的空間位置形成相對的兩個空間座標，其間架構出一個空間軌跡，當表示起點的介詞組與「來」在句中共現時，就衍生出趨向義。

例(8)-(9)中「來聘」、「來求賻」一類的組合在《春秋經》、《左傳》使用都很頻繁，王錦慧(2004:68)列舉《詩經·大雅》、〈小雅〉、〈魯頌〉、〈商頌〉中的多個用例，不再重複。〔屬人主語＋來＋VP〕是先秦構式，構式意義是「爲了特定目的而由別處到達言說者所在位置或言說者認定之參照位置」，「來」涵攝有空間趨向性與目的性。

例(5)-(9)中的「來」語法表現不同，但概念上卻是高度相關的，都涉及以言說者所在或其認知所在位置爲參照而界定的「空間」。先秦「來」的空間趨向意義更延伸到「時間趨向」：

- (10) 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韓非子·內儲說下》)
- (11)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孟子·盡心下》)
- (12)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孟子·公孫丑下》)

例(10)中的「自外而來」因爲「外」和「來」涵攝的起點與終點及其運動方向性而形成空間趨向義。依此類推，例(11)-(12)中的「由孔子而來」、「由周而來」是因爲過往人事物所在時間位置和「來」搭配，形成由遠及近的時間軌跡與時間趨向。時間軌跡是出自空間軌跡的隱喻。

李明(2004:298-300)指出，「來」同時引申出過去義與未來義，取決於參照基準的差異：若以時間爲參照基準而想像人沿著時間軸線移動，則引申出「由來」、「從來」、「向來」等表示過去的「來」；如果是人在固定的位置上觀看時間

迎面而過的流動，就引申出「來朝」、「來月」、「來年」等表示未來的「來」。例(11)-(12)中的「來」屬於前者，例(13)-(14)中的「來」屬於後者。就先秦兩種時間趨向的「來」在語法組合關係中的表現，可進一步假設演變初期之語法功能和引申參照基準的關係。也就是述語「來」引申出過去義，修飾語「來」引申出未來義。這種演變初期的嚴整對立，隨著中古以後「未來」、「將來」、「後來」等複合詞相繼出現，就自然消失了。

(13)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滕文公下》）

(14)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論語·學而》）

從空間趨向到時間趨向的隱喻也體現在先秦動詞「往」。「往」表示「由近到遠的空間趨向」，與「來」反然對立。例(14)更顯示在時間上「來」與「往」也是對立的：「告諸往而知來者」中的「往」指稱過去曾經發生的事情，與「來者」（未來將發生的事情）相對立。

以上例證顯示先秦動詞「來」的內化特徵為「表述到達狀態」（簡稱「到達狀態」）、「到達言說者之同一位置」（簡稱「同一位置」）及「空間趨向」。各例因組合情況不同而有特徵的顯隱，如〈表1〉所示。例(14)中的「來者」為指稱化產物，與本文主旨不直接相關，權且從略。後兩項並非內化特徵，而是基於組合條件所衍生。其中「時間趨向」是源自「空間趨向」的隱喻，「致使」則是出自使動規律。<sup>13</sup>

〈表1〉先秦「來」在不同組合情況下所顯示的語義特徵

	到達狀態	同一位置	空間趨向	時間趨向	致使
(5)	+	+			
(6)、(10)	+	+	+		
(7)	+	+			+
(8)-(9)	+	+	+		
(11)-(12)	+	+		+	
(13)		+		+	

<sup>13</sup> 有關先秦漢語的使動規律，請參閱劉承慧(2006)。

### 3.2 構式中的複指標記「來」

過去學者已指出，「來」在先秦文獻有充當助詞的用例。句中助詞「來」即王引之所謂「詞之是也」，屬於〔NP+複指標記+VP〕，多見於《詩經》。它似乎是基於空間指示作用而成爲該構式的標記。試看：<sup>14</sup>

- (15) 不念昔者，伊予來塹。(《詩經·邶風·谷風》)
- (16)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  
匪安匪舒，淮夷來鋪。(《詩經·大雅·江漢》)
- (17) 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詩經·小雅·采芣》)

例(15)「伊予來塹」中的「塹」意爲「發怒」，「來」複指「予」，整個句子相當於「惟予是怒」。例(16)「淮夷來求」、「淮夷來鋪」中的「求」意爲「求覓」而「鋪」意爲「征伐」，兩句相當於「淮夷是求」、「淮夷是鋪」，「來」複指「淮夷」。例(17)「蠻荊來威」中的「威」意爲「使畏」，「來」複指「蠻荊」，也就是南方楚國。<sup>15</sup>

解惠全等(2008)指出，以「是」解「來」得宜與否，還有待斟酌，「因爲作爲賓語前置標誌的助詞“是”“之”等均來自指示代詞」(頁403)，「來」卻不是指示代詞。不過，根據殷國光(1985:168-169)，西周末年到東周初年像「淮夷來求」這類帶語法標誌的賓語前置句式中，有多種不同的標誌並行，而最早的標誌是「于」。「于」就像「來」一樣不屬於指示代詞。多種不同形式的標記之所以具有相同的功能，是出於〔NP+複指標記+VP〕構式意義的限定；儘管「是」、「之」與「來」詞性有別，它們在構式中起到的作用是相同的。

指示作用的「來」只有在〔NP+複指標記+VP〕這個構式中才與「是」、「之」擔負相同的功能。如果援引Goldberg的說法，即〔NP+複指標記+VP〕中的組成分子「是」、「之」不等於獨用代詞「是」、「之」，「來」不等於獨用動詞「來」或其他構式中的「來」。

<sup>14</sup> 以下三例均轉引自解惠全等(2008:402)，不過例(16)增補了若干上下文。三例文意解說主要是依據屈萬里《詩經釋義》。

<sup>15</sup> 屈萬里《詩經釋義》頁226引述馬瑞辰的說法，把「蠻荊來威」解釋爲「蠻荊畏之」，我們對此有所保留。馬瑞辰的說法無異於主張「來」跳過句內的前行指稱成分「蠻荊」，直接指向整個語篇的話題「方叔」。證諸《詩經》其他用例，包括例(15)-(16)，「來」複指對象應是句內前行指稱成分。此外，證諸《墨子·七患》「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威」解釋作「使恐懼」要比解釋作「恐懼」更爲合理。因此本文不取馬瑞辰之說。

本文之所以討論先秦複指標記「來」，是因為主張它與獨用動詞「來」互有淵源。按照殷國光(1985)的說法，「于」是這個構式最早使用的標記，此後才陸續出現「來」、「是」、「之」、「斯」等。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的地方，除了「于」不屬於指示代詞，更重要的是「于」也源自到達義動詞，只不過「于」必須搭配處所賓語，「來」不帶處所賓語。若是從共通處著眼，它們用於同一構式應該不是偶合。

### 3.3 祈使句中的語氣標記「來」<sup>16</sup>

楊樹達認為句末「來」註記語氣，並以語氣助詞稱說。解惠全等(2008:404)列有「嘗以語我來」、「子其有以語我來」(《莊子·人間世》)、「盍歸乎來」(《孟子·離婁上》)三個先秦的用例，此外「長欽歸來乎」(《戰國策·齊四》)也是先秦之例。<sup>17</sup>「來」在這些用例中都表示勸誘語氣。

如果按照傳統分類觀把句子分為直陳、疑問、祈使、感嘆四大類，則上述各例很顯然都屬於祈使句。表示語氣的「來」固定與祈使句相結合，或許是闡釋它的由來的關鍵——語氣標記「來」從動詞分化，是取決於它所在的構式。亦即句末「來」為限用於祈使句的勸誘語氣標記。

上古也有以「來」單用表示招呼之例，如(18)是歌者「孟子反」、「子琴張」對著死者「子桑戶」唱言時以「來」表示招呼。梁銀峰(2007:214)認為上下文並未顯示「來」有「招來」的意思，應是純粹的嘆詞。其實「招呼」與「招來」不同，「招呼」是向人致意的態度或方式。《楚辭·招魂》「魂兮歸來」固然可能是招來，但也有可能是招呼死者精神與己同在，就如同孟子反、子琴張對著已經辭世的子桑戶說「來」。又「桑戶乎」也是招呼語。<sup>18</sup>

- (18) 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莊子·大宗師》)

<sup>16</sup> 其實「語氣」在漢語語法研究文獻還沒有很明確的界說或分類。本文沿用楊樹達的術語，並以最廣義的角度看待，即「語氣」表示言說者的發言態度或立場。

<sup>17</sup> 郭維茹(2007)認為各例中的「來」是表示第一人稱意願。這個說法未盡精確，原因是各例都屬於廣義的祈使句，全都涉及言說主觀性，第一人稱意願是言說主觀性的表現；祈使句中的「來」還有其他的功能，無法以第一人稱意願概括。例如「長欽歸來乎」的「來」是勸誘標記，言說者藉由對長欽的勸誘間接地表示個人意願。詳見正文。

<sup>18</sup> 把「桑戶乎」解為招呼，可以從《論語·里仁》中「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的「參乎」得到印證。

梁銀峰 (2007:216) 所舉「來！吾語女」（《墨子·非儒下》）和「來！吾語女……」（《莊子·在宥》、《天運》、《秋水》）都是單用為招呼語之例。中古的同類案例則如 (19)-(20) 所示：

- (19)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世說新語·賞譽》）
- (20) 上以杖擊未央殿檻，呼朔曰：「叱！叱！先生來！來！先生知此篋裏何物？」（《齊民要術·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產者》）

例 (21) 是個有爭議的案例。梁銀峰 (2007:214) 將例中黔敖所言讀為「嗟來！食」，把「來」當作嘆詞。本文則依楊樹達 (1987)，讀為「嗟！來食」。

- (21)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禮記·檀弓下》）

這兩種讀法代表不同的分析立場。把「來」當作「嗟」一樣的嘆詞，我們是高度懷疑的，因為「嗟」只要單用就可以表示感嘆，「來」單用時通常是作為招呼語。例中雖有並用的「嗟來之食」，卻也有單用的「其嗟也可去」；「嗟來之食」很可能是將兩個功能性的語法成分「嗟」和「來」隨機並列為修飾語，未必能夠充分支持「嗟來食」中「嗟來」連讀。另一種讀法中，「來食」是黔敖招呼前來覓食的飢民所說，這種以「來」招呼他人的形式就如同例 (18)「嗟！來！桑戶乎」，而〔(NP+) 來 (+VP)〕這種招呼語直到現代依舊保留。<sup>19</sup>

再看「來」用於句末的情況。前述「嘗以語我來」、「子其有以語我來」都是以「來」收束的祈使句，帶有勸誘對方表達意見的語氣。又「長鋏歸來乎」是言說者「馮諼」假借身邊長鋏為交談對象，勸說長鋏一同離去；「盍歸乎來」是與自己對話，<sup>20</sup> 即自我勸說。

<sup>19</sup> 同一招呼語會因為人際條件導致不同的表達效果。「嗟！來食」讓受餓的人覺得屈辱，並不是語言形式問題，是語用問題——以不經意的態度招呼飢民，顯得施捨者高高在上。現代的招呼語同樣也會基於語用條件而引發不同的感受。

<sup>20</sup> 同樣一個句子形式「盍歸乎來」見於《孟子》三個篇章，共出現五次，有兩次重複，很可能是方言口頭裡的套話（熟語）。這種自我勸說形式或許是中古「歸去來」之「來」的源頭。我們要藉此補充並強調，表示勸誘或勸說語氣的「來」必須隱含勸誘或勸說的對象，通常是對話中的第二

勸誘和招呼有沒有關係呢？我們認為兩者未必有直接的關係——勸誘未必來自招呼，招呼也未必來自勸誘。較合理的推測毋寧是祈使句中的「來」在不同組合條件下形成不同的作用。

動詞「來」意為「到達這裡」/「在這裡」（到達狀態），直陳句中的「在這裡」多有現實憑據，即與言說者位在同一空間；祈使句中的「在這裡」止於言說主觀認知，應是源自表示到達狀態的動詞「來」的隱喻。<sup>21</sup> 這種「來」還保有原動詞的表述性，說它帶有語氣作用，並不是主張它的虛化程度等同於句末語氣標記「也」、「矣」，而是指出它在勸誘或勸說構式中賦有類似的作用。

先秦祈使句中的招呼或勸誘語氣標記「來」在歷史上很可能不斷地衍生出語音變化形式，例如楊樹達 (1987) 卷二指出，現代某些方言中的「咧」或許是古代「來」的語音變形。

### 3.4 與後世發展相關的語法表現

動詞「來」指涉與言說者位在同一空間的到達狀態，空間預設值是言說者所在的「這裡」或「此地」。因為已有空間預設，所以先秦動詞「來」經常性的不帶處所賓語。例 (22) 是罕見的特例：

- (22) 文公在狄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狄為榮，可以成事也……」（《國語·晉語四》）

其中「吾來此也」是以「來」搭配處所賓語「此」，「此」把「來」固有的處所預設值顯示出來，可以視為語義變動的先兆。西漢文獻開始出現以方位詞為處所賓語的用例：

- (23) 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史記·外戚世家》）  
(24) 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史記·田單列傳》）

---

人。「盍歸乎來」的「來」則是以自己為對象，或者說把自己摹擬為對話中的第二人。「歸去來」也是如此。

<sup>21</sup> 蘇以文教授在一次交談中指出，如果表示勸誘 (hortative) 的「來」是出於現實空間到非現實空間的隱喻，那麼從「在這裡」的狀態義延伸出這個隱喻的可能性要比從「由遠及近」的趨向義延伸出這個隱喻的可能性更高。



- (25) 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間），寒心者數月。（《史記·酷吏列傳》）

例 (23) 中「爲邢夫人來前」的「來前」是動賓式，其中「爲邢夫人」的「爲」是「假扮」之意，「來前」相當於「來到尹夫人的面前」。例 (24) 中「神來下教我」的「來下」是動賓式。兩例中的賓語「前」、「下」都是方位詞，而方位詞是最典型的處所賓語。我們根據西漢「來」主要以方位詞爲賓語，推測西漢是「來」轉爲趨向義動詞的起點。例 (25)「景帝往來兩宮間」以並列動詞「往來」搭配處所賓語「兩宮間」，「間」也有方位指示作用。「往來」涉及雙向的活動，趨向位移意義比獨用「來」明確，搭配處所賓語的傾向更明顯。《史記》另有「往來長安中」、「往來長城下」、「往來城上」、「往來海中」等，賓語都包含方位詞。

最後，以「來」爲連動複合式第二成分的用例，先秦到西漢時期只有零星個數，可參閱王錦慧 (2004:72-73)。先秦之例如《春秋經·莊公十七年》「鄭詹自齊逃來」、《詩經·王風·君子于役》「羊牛下來」；西漢之例如《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臣故載來」、《大宛列傳》「其山多玉石，采來」，都是自由組合。〔V+來〕成爲構式，是東漢以後的事。

## 4. 中古時期的「來」

### 4.1 從到達狀態義到趨向義動詞

先秦動詞「來」不搭配處所賓語的慣例在西漢發生鬆動，此後不帶賓語和帶賓語的用例並行。中古動詞「來」搭配的處所賓語仍多帶有方位成分，即如例 (26)-(28)「來前」、「來鼻頭上」、「來棺下」所示：

- (26) 婦應曰，是誰。答言，是我。白言，大家來前。（《摩訶僧祇律》卷七，頁 290 之 1）
- (27) 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世說新語·規箴》劉孝標注引《輅別傳》）
- (28) 有大蛇從林草中出，徑來棺下。（《搜神記》卷十四）

中古「來」也開始用爲連動式第二成分。例 (29)-(32)「持來兄邊」、「下來世

間」、「飛來佛邊」、「走來臥處」顯示「來」為第二成分組成的複合動詞也可以搭配處所賓語。

- (29) 林中有樹，其刺極利。即取兩枚，各長尺五，持來兄邊。(《賢愚經》卷九，頁412之3)
- (30) 是時四鎮四大天王身出勝光，當於夜半下來世間。(《佛本行集經》卷四十一，頁843之3)
- (31) 時有鷹逐鵠，鵠飛來佛邊。佛行影覆之。(《經律異相》卷四十八，頁254之3)
- (32) 犬即奔往入水，溼身走來臥處，周迴以身灑之，獲免主人大難。(《搜神記》卷二十)

中古「來」已經成為趨向動詞，它的語義特徵如〈表2〉所示。〈表2〉以「趨向結果」取代〈表1〉的「到達狀態」，但保留「時間趨向」、「致使」兩個欄位，以便和〈表1〉作對照。

〈表2〉中古趨向動詞「來」的語義特徵

	趨向結果	同一位置	空間趨向	時間趨向	致使
不帶處所賓語	+	+			
搭配處所賓語	+	+	+		

漢代以後使動規律衰退，口語中單音動詞「來」已不再搭配使動賓語。又先秦階段「來」的時間指示功能依附在空間指示功能之下，但後來在構式中形成自身的發展，就解除早先的依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趨向動詞「來」獨用時並沒有脫離到達狀態類型，只有搭配處所賓語時才會顯出空間趨向特徵。

## 4.2 從時間指示到事態標記

時間指示作用的「來」在中古初期發生了重大變化。前面提到「由孔子而來」、「由周而來」都是以「來」表述處於當下時間位置的狀態。平行之例如「自上世以來」、「自長平已來」、「從生民以來」、「自有生民以來」等，<sup>22</sup>「來」也是

<sup>22</sup> 以上四例出自《呂氏春秋》、《戰國策》、《孟子》。「自長平已來」的「已」為「以」之別字。

涵攝當下時間點，與介詞組註記的過去時間點共同形成一個時間軌跡。不過先秦晚期的《韓非子》揭示了變化的端倪：例(33)「自今以來」意為「從現在」，「來」涵攝的「現在」與起點「今」重合，註記終點的作用變得模糊。

(33) 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34) 案永平以來，訖於章和，甘露常降，故知眾瑞皆是，而鳳凰麒麟皆真也。（《論衡·講瑞篇》）

例(34)顯示漢代以後的新發展：「永平以來，訖於章和」中的「訖」表示終點，「來」是註記永平（漢明帝年號）到章和（漢章帝年號）這段期間。《世說新語》劉孝標注引《續晉陽秋》另有「晉隆和中，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對應之可稱者」，其中「漢、魏以來迄于今時」是平行之例。

時間指示標記「來」最初固著在〔介詞<sub>起點</sub> + NP/VP + 連詞 + 來〕<sub>時間趨向</sub>，其中「來」是具有時間指示作用的表述成分。東漢以後出現多種變式，例(34)「永平以來」屬於〔NP + 以來<sub>時間指示</sub>〕，例(35)「從生來」屬於〔從 + VP + 來<sub>時間指示</sub>〕，例(36)「生來」屬於〔VP + 來<sub>時間指示</sub>〕。變式的形成意味著初始的構式發生了鬆動，鬆動原因可能是「來」在構式中漸次虛化，終至失去來源動詞的表述性，演變成時間指示標記。其中〔VP + 來<sub>時間指示</sub>〕可能是事態標記「來」的直接源頭。

(35) 我從生來無有大過。（《賢愚經》卷四，頁377之1）

(36) 但念生來未曾妄語。（《賢愚經》卷十一，頁426之2）

在初始的構式中，VP和「來」中間夾著連詞「以」或「而」，不可能發生直接聯繫，等到「來」時間指示功能增強，原本承襲自動詞的表述性轉弱，連詞消失，VP與「來」直接組合，就牽動「來」的轉變。再者，最初主語和「VP來」之間夾有介詞，要等到介詞消失，「VP來」和主語直接結合，「來」才可能演變成事態標記。

究竟「來」如何從時間指示標記演變為事態標記？試以例(35)「我從生來無有大過」推測演變的方式。介詞組「從生來」原是動詞組「無有大過」的修飾成分（狀語），一旦介詞失落後，會逼出兩種可能的變化，或是「生來」轉為被陳述成分（主語），或是「來」被重新分析為附屬於「我生」的標記，即如(A)-(B)所示：(A)是介詞「從」才剛消失之時的構成方式，(B)是經過重新分析之後的構成方式。

[我<sub>主語</sub> [[生]<sub>中心語</sub> [來]<sub>時間標記</sub> ]主語 [無有大過]<sub>謂語</sub> ]謂語] —— (A) 主謂謂語句

[[我生]<sub>中心語</sub> [來]<sub>事態標記</sub> ]主語 [無有大過]<sub>謂語</sub> ] —— (B) 主謂主語句

第 2.3 節例 (1)-(2)「此人在此學來積久」、「我持糞掃衣來八十年」都容許兩種解釋。如前所述，它們都可以解釋為主謂主語句，即「此人在此學來」、「我持糞掃衣來」是主謂主語，搭配謂語「積久」、「八十年」。值得注意的是，兩例也都可以解釋為主謂謂語句，即「在此學來積久」、「持糞掃衣來八十年」為主謂謂語，指向主語「此人」、「我」。後者可以從例 (41)「小人母……抱疾來久」得到支持。

就發生順序來推測，主謂謂語句應發生在先。中古有些用例不容許解釋為主謂主語句，如例 (37)-(38)「我久來失此法體及是法行」、「彼二人者，亡來七日」都只能讀為主謂謂語句。

- (37) 又我久來失此法體及是法行。(《佛本行集經》卷二十五，頁 771 之 3)
- (38) 彼二人者，亡來七日。(《中本起經》卷上，頁 147 之 3)
- (39) 又復問言，失經幾時？言失來二月。(《百喻經》卷一，頁 545 之 3)
- (40) 遂行推問，乃於數里外得其家，云：「失來十餘年。」(《搜神記》卷十四)
- (41) 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世說新語·術解》)

再進一步和例 (39)-(41) 作比較。例 (37)-(38) 中的主語「我」、「彼二人者」都是話題主語，而例 (39)-(41)「失來二月」、「失來十餘年」、「抱疾來久」是先以「VP 來」為主語，搭配表示持續時間的謂語，合成主謂句，再指向語境中的話題主語。事實上，例 (38)「彼二人者，亡來七日」和例 (39)「失來二月」是一致的，只不過「失來二月」的話題主語在對話中被省略。以上這些只容許讀為主謂謂語句的屬於早出的用例，與事態標記的創生無關。

兩解的用例如 (1)-(2) 是促使「來」演變的關鍵。從 (A) 過渡到 (B)，就開啓事態標記「來」創生的契機。例 (42)-(44) 則為事態標記之例：「玄石亡來」以「玄石亡」搭配「來」，「來」註記「玄石亡」為既成事件；「信純醒來」以「來」註記「信純醒」為既成事件；同樣地，「卿得種來」以「來」註記「卿得種」為既成事件。新起的構式〔S+來<sub>事態標記</sub>〕於是確立。

- (42) 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以闕矣。」(《搜神記》卷十九)  
 (43) 犬運水困乏，致斃於側。俄而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溼，甚訝其事。(《搜神記》卷二十)  
 (44) 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世說新語·簡傲》)

再讓我們根據實際用例設想「來」從時間指示標記是演變為事態標記可能涉及的概念游移情況：

永 平 以 來 迄 於 章 和	○	————	○
我 久 來 失 此 法 體 及 是 法 行	○	————	○
彼 二 人 者， 亡 來 七 日	●	————	●
俄 而 信 純 醒 來	●	-----	●

〈圖 1〉中古時間指示標記及事態標記「來」的概念特徵

時間指示標記「以來/來」主要是註記持續時間，至於時間的起點與終點是否被彰顯，要視搭配成分而定。「永平以來」、「久來」不涉及事件發生，起迄時點也沒有被彰顯；「彼二人者，亡來七日」表述事件發生，「來」所註記的持續時間以「亡」發生為起點，言說當下為終點，但持續時間是涵括在內的。「信純醒來」中的「來」，註記焦點已轉移到原屬次要特徵的起迄時點上，因而被重新解釋為註記「事態相關性」的標記。註記持續時間是時間指示標記「來」的基本特徵，註記事態相關性的「來」脫離了持續時間概念，因而從時間指示標記「來」分化為新起構式〔S+來<sub>事態標記</sub>〕的組成分子。

第 2.3 節已指出，句末「來」註記「既成貌」(perfect aspect)。根據 Comrie (1976:52)，既成貌表示兩個時點上的事態相關性——在參照時點上存有一個早先時點發生之事況所導致的結果狀態。參照時點通常是言說當下的「現在」，早先時點則在過去。然而「既成貌」不等於「過去時」，既成貌並不是註記過去時點發生特定的事況，而是註記參照時點上存有之狀態係為先前事況的結果。「玄石亡來」、「信純醒來」都是以既成貌標記「來」注明「玄石亡」、「信純醒」是先前事件的結果。

Comrie (1976:56-61) 區別四種既成小類，中古事態助詞「來」涵蓋「結果既成」(perfect of result) 與「經驗既成」(experiential perfect)。例 (42)-(44) 以及例 (4) 中的「來」都註記結果既成，例 (3)「我先見多種殿來」則以「來」註記經驗。

後者有時與表示曾經的狀態「曾」共現，例見梁銀峰 (2007:129-130)。又梁銀峰 (頁 131) 舉出的隋代以後的用例，有些屬於「新近過去既成」(perfect of recent past)：

- (45) 忽於堂階下見一人臂，如新斷來，血流瀝瀝，仁軌令人送去州二十餘里外。(《廣古今五行記》)
- (46) 翠篴初織來，或如古魚器。(皮日休詩《酒廠中十咏·酒趨》)

例 (45) 中「新斷來」承上省略「一人臂」，「新」與「來」搭配，表示此一人臂才剛截斷。例 (46) 「竹篴初織來」是以「初」與「來」搭配，表示不久前竹篴才編織完成。新近過去既成的用例所屬文獻年代略晚於另外兩小類。這究竟是反映「新近過去既成」的發展晚於「結果既成」、「經驗既成」，還是中古「來」已涵蓋新近過去既成，只是尚未被發現，目前不得而知。

中古時間指示標記「來」與事態標記「來」的語義特徵如〈表 3〉所示。時間指示標記如果搭配無關「發生」概念的成分，如「永平以來」、「久來」，就只有持續特徵；但若是後附於表示「發生」概念的成分，如「失來」、「抱疾來」，則涵括起迄時間點。當時間指示標記「來」的起迄時點特徵在某些語境中提高語義顯著性，就是事態標記「來」的創生時機。

〈表 3〉中古時間指示與事態標記「來」的語義特徵

	持 續	起迄時點	既 成
時間指示	+	(+)	
事態標記			+

### 4.3 以「來」為第二成分的動趨式

漢代以「來」為第二成分的動趨複合式開始流行。〔V+來〕<sub>動趨</sub>可以按照 V 和主語的聯繫劃分出「致移」、「(有生主體之)自移」、「(無生主體之)位移」三個支系，「來」在這三個支系中並不是同步發展的：致移式中的「來」演變為趨向結果補語；自移式和位移式中的「來」多仍保有動詞的表述性，但同時也有少數用例出現變化的跡象。

### 4.3.1 致移事件

致移事件同時涵攝「致使」、「位移」概念，與此相應的是〔V+來〕<sub>致移</sub>要求主語為致使者，並要求賓語兼為受使者與位移者。例如：

- (47) 佛言呼闍陀來，即呼來已，佛問闍陀，汝實爾不。（《摩訶僧祇律》卷十五，頁 345 之 2）
- (48) 二鬼共諍。一言，我擔死人來。第二者言，我擔死人來。前一鬼言，我有證人，此人見我擔死人來。時此人念言，我今畢定死，竟應作實語。語後鬼言，此死人者，前鬼擔來。（《阿育王傳》卷六，頁 123 之 2）

例(47)「呼」在「呼闍陀來」的組合中涉及指引概念，「來」表示趨向，「闍陀」是受指引的對象，本文歸入「指引趨向式」，簡稱為「指引式」。例(48)「擔」在「我擔死人來」的組合中涉及「攜持某人或某物至某地」的概念，「來」表示趨向，「死人」是所攜之物，本文歸入「攜持趨向式」，簡稱為「攜持式」。<sup>23</sup> 這兩式就佔中古致移動趨式的最大宗，而兩式都是分述與複合形式並行，如「擔死人來」與「擔來」、「呼闍陀來」與「呼來」並行。

上古文獻中有類似指引式的組合，如《戰國策·齊六》「召相單來」，屬於兼語式，其中的「來」獨立表述「相單」（即「田單」）的趨向行為。然而某些中古用例已有構式標記，顯示指引式在使成/動補下位，其中的「來」表述趨向結果：

- (49) 爾時，佛告一比丘，汝往喚迦留陀夷使來。（《增壹阿含經》卷四十七，頁 800 之 3）
- (50) 即以神力，感魔使來。（《賢愚經》卷十三，頁 443 之 2）
- (51) 王告大臣，汝等方便引水令來。（《十誦律》卷六十一，頁 460 之 2）

<sup>23</sup> 王錦慧(2004:74-77)將持取義動詞與「來」合成的動趨式之例稱為「持取」類，都可以歸入本文所謂的「攜持式」。攜持式中經常出現「持」、「取」一類的動詞，但是不止於此。本文識別攜持式基準是構式「將某人或某物攜持至某地」，涵蓋範圍大於「持取」。例如「送來」若是按照王錦慧的分類原則，應歸入「給予」而非「持取」類，本文認為從構式的角度，「送來」與「持來」並沒有區別。另見註 27。又「攜持」之名先已見於梁銀峰(2007:209-217)，其中「攜持」被視為動詞的語義特徵而非構式特徵，且與動趨式不相干，不再贅言。

例 (49) 轉引自梁銀峰 (2007:58)。中古使成/動補的下位包含「複合」、「使令」、「分述」三種常見的變式，<sup>24</sup> 而其中唯有使令式〔VP<sub>原因</sub> + 使/令 + VP<sub>結果</sub>〕是有標記的變式，在使成/動補初起階段曾通行一時。這種變式係以「使」或「令」注明前一成分表述原因，後一成分表述結果。例 (49)-(50)「汝往喚迦留陀夷使來」、「感魔使來」都用「使」注明它們屬於使成/動補。如果把構式標記「使」刪除的話，就成了同義的分述形式「喚迦留陀夷來」、「感魔來」。

兩例中「迦留陀夷」和「魔」都賦有行為力，就和「召相單來」中「相單」語義特徵一致，三者以指引動詞、受使者、「來」依序組合，也是一致的。然而不同的是，「召相單來」屬於兼語式，「來」表述「相單」的「趨向行為」；「喚迦留陀夷使來」、「感魔使來」是使成/動補，與它們同義的分述形式「喚迦留陀夷來」、「感魔來」中的「來」不是自由組合的趨向動詞，是使成/動補構式的組成分子，它的功能受到構式限定。外形相同的組合之所以會有不同的解釋，是因為隸屬於不同的構式。<sup>25</sup>

例 (51) 中「引水令來」的受使者不具行為力，我們由構式標記「令」確知它屬於使成/動補構式。例 (49)-(51) 顯示，無論受使者是否具有行為力，「來」都表述趨向結果；即便受使者具有行為力特徵，由於「來」是使成/動補構式的組成分子，此一特徵對「來」的語義指涉並沒有實質影響，「來」仍是表述趨向結果，而非趨向行為。

攜持式中的受使者為被攜持之人或物。我們在中古文獻並沒有發現由使令標記標注的攜持式用例，或許是攜持式之受使者不具行為力，其中的「來」要比指引式中的「來」更明確地指涉受使者處於終點位置狀態，因此無需由使令標記注明。不過有一種連動式與攜持式同形，其中第二成分「來」指涉攜持者主語之趨向行為，即如例 (29)「持來兄邊」所示。中古攜持式不搭配處所賓語，這種連動式搭配處所賓語；就數量而言，這種用例遠少於攜持式。

除了指引式與攜持式兩個分支，中古文獻還有其他與「來」共同組合成的動趨式之例，間或有採用使令標記的：

<sup>24</sup> 分述形式即梅祖麟 (1991) 所謂「隔開式」，使令式見於劉承慧 (1999)、魏培泉 (2000)。此外劉承慧 (1999) 已舉出三種變式在同一上下文並用的例證。

<sup>25</sup> 兼語式中的「來」指涉趨向行為，使成/動補構式中的「來」指涉趨向結果，同樣都是基於構式的限定。我們無意排除中古兼語式依然通行的可能性，但這裡要凸顯的重點是外形與兼語式無從區別的使成/動補之例，中古已經出現。



- (52) 爾時，便有五種穀子……皆是他方剝土風吹使來，取用作種，以此自濟。(《增壹阿含經》卷三十四，頁 738 之 1)

例 (52) 轉引自梁銀峰 (2007:57)，原為完整的長引文，為利於聚焦，刪節中段文字。使令式「吹使來」中動詞「吹」的受使者是承接上文而省略的「五種穀子」。梁銀峰認為「五種穀子」已經有生化，我們有所保留。例 (51)「引水令來」中的受使者「水」也是無生物，未見有生化的跡象。在我們看來，兩例都是由構式標記「使」注明的使成/動補用例，「來」都表示趨向結果。

既然「來」用為構式中的組成分子，表示它受到構式約束，偏指趨向動詞固有之趨向結果狀態。那麼「來」是不是趨向補語？根據曹廣順 (1999) 提出的認定標準，(i) 補語是動詞附屬成分，表示動詞所指行為活動作用於賓語指稱之人事物而導致的結果，(ii) 補語指向動詞賓語，中古致移趨向式中的「來」已經是補語。不過，太田辰夫 (1987)、梅祖麟 (1991)、蔣紹愚 (1994)、曹廣順 (1999) 共同為動補結構建立了一項形式指標：「第二成分為不及物動詞的連動複合動詞開始帶賓語」才是動補結構發展成熟的時刻。就此而言，中古致移式中的「來」還不是成熟的趨向補語。<sup>26</sup>

中古致移動趨式「來」常用於分述形式或不帶賓語的複合式，其中多數與表示「攜持」有關。除了例 (48) 中「擔死人來」、「擔來」，例 (53)-(56) 同樣是攜持之類，「銜擔來」、「持此疊來」是分述式，「取來」、「捕來」是複合式。

- (53) 師子憶識，知是王有，便銜擔來，着於王前。(《賢愚經》卷十一，頁 425 之 2)
- (54) 佛言比丘，持此疊來。比丘授佛。(《賢愚經》卷五，383 之 3)
- (55) 汝持此鉢，取少淨水。如教取來，奉迦旃延。(《賢愚經》卷五，頁 384 之 1)
- (56) 王聞其聲，便生瞋妬，遣人捕來，勅使殺之。(《賢愚經》卷一，355 之 3)

王錦慧 (2004:83) 指出，漢代連動式到六朝動趨式的演變最先發生在「持取」類動詞的用例。就中古「V 來」的表現而言，正如王錦慧所說，持取類動詞居於演變的前端。不過我們認為影響演變的關鍵不是動詞語義，是構式：持取義

<sup>26</sup> 帶賓語的動補用例，如現代漢語「他買來三本書」，其中的「來」不指涉主語趨向行為或趨向結果，中古時期還沒有出現。

動詞的表現正反映攜持式的演變，其他涉及「攜持某人或某物至某地」的用例也應包括在內。攜取式在演變過程中的先導地位似乎持續到近代初期：中古「V來」都不帶賓語，到唐宋時期，開始零星出現帶賓語的用例，而梁銀峰 (2007: 64-66) 所舉出的「V來」帶賓語的用例，包括「送來」、「攜來」、「傳來」、「取來」、「將來」，全都屬於攜持式。<sup>27</sup>

#### 4.3.2 有生主體之自移事件

有生主體之自移事件僅止於主體自身，〔V+來〕<sub>自移</sub>表述有生主體運動連同其終點位置狀態。例 (57)-(60) 中的「出來」、「下來」、「飛來」、「走來」都屬於此類用例。

- (57) 使曰，貧家女出來。(《經律異相》卷二十三，頁 126 之 1)  
(58) 乃有四大天王下來，詣於其邊。(《佛本行集經》卷四十一，頁 843 之 3)  
(59) 復有雕鷲諸惡貪鳥，從山飛來，取諸死屍而噉食之。(《正法念處經》卷五十七，頁 338 之 3)  
(60) 爾時彼等諸摩那婆聞是聲已，或將水瓶，或復擔梯，速疾走來。來已著梯，上彼火神大堂之上。(《佛本行集經》卷四十，頁 842 之 1)

以上四例中第一成分的性質又有區別，例 (57)-(58)「出」、「下」指涉（非指示性）趨向位移活動，例 (59)-(60)「飛」、「走」指涉無趨向性位移活動。第一成分指涉無趨向性位移活動時，「來」傾向保留趨向位移的指涉；如果第一成分表示趨向性位移活動，「來」就有很明顯的虛化傾向。中古晚期似乎已有少數以趨向動詞為前行成分的「來」是高度虛化的（詳見第 4.4 節）。

表示趨向與目的之〔屬人主語+來+VP〕，到中古依然留存。然而表面形式雷同的自移複合式〔來+V〕也正通行：

- (61) 見有熟食，來出問言，誰煮是食？(《十誦律》卷四十四，頁 318 之 2)  
(62) 於時世尊，從外來入。(《賢愚經》卷十二，頁 435 之 3)

<sup>27</sup> 王錦慧 (2004) 以光桿動詞的語義特徵為分類基準，「送來」屬於給予類。不過我們並不認為雙賓的給予動詞是演變的先行者，給予義的光桿動詞「送」若用於表示「攜持」的構式，應歸入攜持式，這時才有居於演變前端的表現。另見註 23。

- (63) 既聞聲已，心驚，速疾來還林中本所住處。（《佛本行集經》卷二十，頁 745 之 1）

儘管都是動詞的組合，還是可以從合成的種類加以分辨。例 (61)-(63)「來出」、「來入」、「來還」都是位移動詞並列，不表示目的意義；它們為並列組合的證據是「來入」、「來還」與例 (64)-(65)「入來」、「還來」為同義形式：

- (64) 爾時彼大長者，從外入來。（《佛本行集經》卷四十七，頁 872 之 2）

- (65) 還來家中，啼哭懊惱。（《百喻經》卷二，頁 547 之 3）

中古自移式〔來+V〕較〔V+來〕流行，但是近代以後形勢有變化，〔來+V〕逐漸被〔V+來〕取代。相關變化只要把中古晚期《賢愚經》、《佛本行集經》與近代初期《敦煌變文集新書》、《祖堂集》中的用例略作對照即可得知。由於本文討論下限是中古，近代之例權且從略。

#### 4.3.3 無生主體之位移事件

構式〔V+來〕<sub>位移</sub>一如〔V+來〕<sub>自移</sub>，是表述主體的位置活動連同到達終點位置的狀態，如「流來」、「墜來」所示：

- (66) 須臾之間便有雲起，震雷降雨，滂沛而下，溢澗流來。（《賢愚經》卷七，頁 399 之 3）

- (67) 大海諸水皆枯涸，日月從空悉墜來。（《佛本行集經》卷二十七，頁 779 之 3）

中古以〔V+來〕<sub>位移</sub>表述無生位移主體之移動事件，用例相當有限，大多數用例仍單用動詞「來」，如例 (68)-(69) 所示；還有些用〔來+V〕，如例 (70)-(71) 所示。就像自移複合式〔V+來〕一樣，位移複合式〔V+來〕也要等到近代初期才有較明顯的增長。

- (68) 即有風來，吹除糞穢及餘不淨，悉自除去。（《賢愚經》卷九，頁 415 之 1）

- (69) 其掃一邊，風來還吹，土草滿地，更須報掃。（《佛本行集經》卷五十六，頁 913 之 3）

(70) 香風來吹，更相揔觸，枝葉皆出和雅之音。(《賢愚經》卷二，頁 362 之 2)

(71) 冷風來吹，即得出鑊還活。(《十誦律》卷二十五，頁 180 之 1)

#### 4.3.4 動趨式〔V+來〕中「來」的特徵及語義指向

中古〔V+來〕各分支中「來」的特徵及語義指向見於〈表 4〉。致移式中的「來」不涉及空間趨向概念，指向受使者賓語，表示受使者的趨向結果狀態，表現有如使成/動補複合之結果成分。自移與位移複合式中的「來」都指向主語，只不過自移式中的主語是行為者，位移式主語是當事者。

〈表 4〉〔V+來〕複合式各分支中「來」的特徵及語義指向

	趨向結果	同一位置	空間趨向	指向行為者主語	指向賓語
致移複合式	+	+			+
自移複合式	+	+	+	+	
位移複合式	+	+	+		

中古動趨複合動詞大都不搭配處所賓語，搭配處所賓語的通常是屬於自移小類，如例 (30)-(32)「下來世間」、「飛來佛邊」、「走來臥處」所示。

#### 4.4 動趨式中「來」的虛化

中古使成/動補構式興起，致移複合動詞納入使成/動補，構式中的「來」才開始虛化。如例 (56)「捕來」中的「來」已不涉及捕捉者的趨向活動，專指受使者的趨向結果，近乎例 (72)「買來」的「來」：

(72) 問：「冬何得此葵？」云：「從日南買來。」(《齊民要術·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產者》)

中古較虛化的複合用例，如「買來」、「捕來」很少有分述形式並行。分述形式先於使成/動補複合式出現，而在使成/動補興起後，原先用於分述形式的組成分子開始直接複合，因而有兩式用例並行的現象。爾後新舊形式的消長之勢漸

成，「捕來」、「買來」不再與分述形式並行，而「來」也在使成/動補的構式意義限定下註記趨向結果。以往的研究不把西晉《阿育王傳》中的「捉出」、「擔來」當作動趨式，但認為南北朝文獻中的「買來」、「持去」是動趨式，很可能是基於這個理由。致移式中的「來」並沒有更虛化為動態標記的跡象。

我們推測完成貌標記「來」可能發端於中古〔V<sub>趨向</sub>＋來〕的用例，包括自移與位移兩個支系，如例(73)-(75)中的「下來」、「起來」、「出來」所示：

- (73) 或在虛空，將山，將石，將樹，將槌、斧鉞戟戈，向菩薩擲，復有住在虛空不下，或有下來自然碎末，百段分散，墮於餘處。（《佛本行集經》卷二十九，頁788之1）
- (74) 彼林有一白骨屍骸，忽然起來，抱我項住。（《佛本行集經》卷六十，頁928之3）
- (75) 佛言汝出，即便出來。（《十誦律》卷十五，頁105之3）

例(73)「下來」以無生命物件為主語，屬於位移式。<sup>28</sup> 後接成分「自然碎末」表述「下」的瞬間結果，而位移動詞「下」的指涉涵括趨向性，因此無論是就空間趨向或是就趨向結果的表述而論，「來」都是冗贅成分。它在前後成分的意義擠壓下，可能會被迫發生進一步的虛化，成為註記趨向位移活動「下」進入終結狀態的完成貌標記。

例(74)「起來」屬於自移式，「來」是否涉及空間趨向或趨向結果概念，要視前後動詞「起」與「抱」的語義銜接而定：如果「起」、「抱」不是瞬間的連續行為，「來」指涉「起」與「抱」之間的趨向行為，那麼它保有自移式第二成分規約化的表述功能；如果「起」、「抱」是瞬間的連續行為，「來」就不涉及空間趨向或趨向結果實義，但有可能就像例(73)中的「來」轉而註記趨向行為「起」進入終結狀態。例(75)「出來」也是自移式，「來」是兩可的，或如「出」實指趨向行為，或如前兩例註記「終結」。

三例中的「來」都容許解釋為完成貌標記。那麼究竟完成或實現概念是從何而來？我們推測有兩種可能。若從「來」的空間指示特徵設想，那就是在特定組合中因冗贅而失去實指趨向義的「來」轉而指示空間終點，再延伸為註記時間終點的標記。要是以先秦「來」的指涉為依據，「到達狀態」事實上就是「進入某種結果狀態」，儘管「來」因為充當〔V<sub>趨向</sub>＋來〕構式的組成分子被賦予明確的趨

<sup>28</sup> 例(73)是自移還是位移，其實有曖昧。劉承慧(2009)將它歸入自移之類，我們根據最大的上下文再次考慮，改歸入位移。餘見正文討論。

向義，但當複合用例「V 來」因組合條件發生變動時，來源動詞賦有的義涵很可能再度被激活，加上周邊現象的配合——致移式中的「來」被規約化為「趨向結果」成分，連同此時使成/動補的演變潮流趨勢已成，都很可能使來源動詞的特徵更加的被凸顯。

中古文獻〔V<sub>趨向</sub> + 來〕<sub>自移/位移</sub>用例中的「來」並非一體虛化，例 (57)-(58)「出來」、「下來」和例 (66)-(67)「流來」、「墜來」都仍保有實義。其結果是〔V<sub>趨向</sub> + 來<sub>動態標記</sub>〕從〔V<sub>趨向</sub> + 來〕<sub>自移/位移</sub>分化出去，成為動趨式之下並存的兩種分支。

## 5. 演變路徑的假設

漢字文獻具有保存歷史語言的價值，但並非沒有侷限。對於那些經歷複雜變化的語法標記而言，漢字不反映語音變化，無疑是推察演變實情的障礙。然而語音變化也同步反映在構式上，如果能條理出構式的變動，將可以有效彌補語音證據的空白。

解惠全 (1987)、劉堅等 (1995) 主張通過組合關係推察語法演變，而事實上有些詞組是出於獨用詞的自由合成，有些是出於「構式」限定，須予區別。諸多跡象都顯示，歷史變遷是起自隨機結合的自由詞組，成就於構式。然而這個現實到目前為止顯然並沒有獲得應有的注意。

漢語史上有些變化線索紛亂的案例，必須從構式探討其演變內情，「來」即為其中之一。表面形式相同的「V 來」可能是由不同的構式所衍生，即便是同一時期甚或同一部文獻中的用例都難免如此，如例 (58) 和例 (73) 都出自《佛本行集經》，例 (73) 中的「下來」屬於〔V + 來<sub>動態標記</sub>〕，但例 (58) 中的「下來」卻不然。又如先秦已有〔V + V〕<sub>連動</sub>的「羊牛下來」，試問例 (58)「乃有四大天王下來」是沿用先秦的連動式，還是後起構式〔V + V〕<sub>動趨</sub>的產物？若不以「構式」為線索，只能假定是沿用。然而中古〔V + V〕<sub>動趨</sub>有別於先秦連動式。若從中古語言系統推論，此時動趨式已經形成，例 (58) 也可能是動趨式的產物。

就文獻中的任一個別用例來說，我們不可能知曉它是沿用前代形式或是由後來的構式新造，但重點也不在個別用例的確切由來，而在可能性的辨析。因為中古〔V + V〕<sub>動趨</sub>興起，中古的「下來」就有可能是新起構式的產物。這種情況很像是中古和現代都有「買來」，現代「買來」未必沿用自中古；中古的「買來」不帶賓語而現代的「買來」帶賓語，也未必是因為中古「買來」後世帶了賓語而沿用到現代。否則就得追問「為什麼中古的『買來』到後世開始帶賓語」？這個問題無關乎個別案例的演變，而是構式問題。從構式可以清楚指出，現代「買

來」是現代動趨式的產物，它的外形與中古的「買來」相同，不表示它是中古形式的沿用。

本文從構式設想「來」的演變路徑，根據第 3-4 節的舉證與討論，逐一對照先秦和中古「來」在不同構式的語法功能，如〈表 5〉所示：

〈表 5〉先秦與中古「來」的功能比較

	先秦	中古
A	到達狀態義動詞	→ 趨向義動詞
B	[ NP + 來 <sub>複指</sub> + VP ]	-----
C	[ (NP + ) 來 ( + VP ) ] <sub>招呼語</sub>	→ [ (NP + ) 來 ( + VP ) ] <sub>招呼語</sub>
D	[ S + 來 <sub>勸誘語氣</sub> ] <sub>祈使</sub>	→ [ S + 來 <sub>勸誘語氣</sub> ] <sub>祈使</sub>
E	[ 介詞 <sub>起點</sub> + VP + 連詞 + 來 ] <sub>時間趨向</sub>	→ [ 介詞 <sub>起點</sub> + VP + 來 <sub>時間指示</sub> ] → [ (NP + ) VP + 來 <sub>時間指示</sub> ] → [ S + 來 <sub>事態標記</sub> ]
	[ 介詞 <sub>起點</sub> + NP + 連詞 + 來 ] <sub>時間趨向</sub>	→ [ 介詞 <sub>起點</sub> + NP + 以來 <sub>時間指示</sub> ] → [ NP + 以來 <sub>時間指示</sub> ]
F	-----	[ V + 來 ] <sub>致移</sub> → [ V + 來 <sub>趨向結果</sub> ]
	-----	[ V + 來 ] <sub>自移/位移</sub>
		[ V + 來 <sub>趨向</sub> ] <sub>自移/位移</sub> → [ V + 來 <sub>動態標記</sub> ]
G	[ 屬人主語 + 來 + VP ] <sub>趨向與目的</sub>	→ [ 屬人主語 + 來 + VP ] <sub>趨向與目的</sub>
	-----	[ 屬人主語 + VP + 來 ] <sub>趨向與目的</sub>

先秦「來」已經是多功能的合體，中古有些功能式微，有些保留下來，還有些發生了變化，以下分項說明。

(A) 到達狀態義動詞「來」是獨用的表述成分，指涉「到達與言說者同一空間位置的狀態」或「到達言說者認定之參照空間的狀態」。「來」在特定的組合條件下自然延伸出空間趨向意味，漢代以後趨向意義的顯著性提高，開始帶處所補語，因而轉為趨向動詞。

(B) 「來」用於 [ NP + 複指標記 + VP ]，充當複指標記。這種構式用例總數並不多，其成立的依據是先秦構式。

(C) 先秦「來」在祈使句中分化，演變為招呼語和語氣標記。招呼語來自祈使謂語中心語，即如「來！吾語女」、「來食」中的「來」。招呼語功能延續到中古，如例 (19)-(20) 所示。

(D) 勸誘或勸說語氣標記源自於祈使謂語之後連用的「來」，如「子其有以語我來」、「盍歸乎來」所示。「來」與祈使謂語構成〔S+來<sub>勸誘語氣</sub>〕<sub>祈使</sub>中古口語依然通行，例 (76)「姐妹沐浴來、噉果來、出毒來」就是口語案例。

- (76) 若比丘向女人作隱覆語言，姐妹沐浴來、噉果來、出毒來，作如是等種種謬語。(《摩訶僧祇律》卷五，頁 269 之 1)

(E) 時間指示標記「來」最初固著於構式〔介詞<sub>起點</sub>+NP/VP+連詞+來〕，介詞為「自」或「從」或「由」，連詞是「以」或「而」。中古「來」的時間指示功能確立，表述性減弱，介詞與連詞轉為冗贅，就出現多種變式。有些〔VP+來<sub>時間指示</sub>〕用例因為與主語相鄰而結合，「NP+VP+來」被重新分析為「S+來」，就蛻變出〔S+來<sub>事態標記</sub>〕，如例 (42)-(44) 所示。事態標記「來」註記既成貌。

(F) 以「來」為第二成分的〔V+來〕<sub>動趨</sub>在中古興起，又分為三支。致移式與〔V+V〕<sub>使成/動補</sub>相疊合，「來」演變為趨向結果補語。表示完成貌的動態標記可能起於〔V<sub>趨向</sub>+來〕<sub>自移/位移</sub>的組成分子「來」在特定組合條件中的虛化，即如例 (73)-(75) 中的「來」所示。

(G) 〔屬人主語+來+VP〕<sub>趨向與目的</sub>起自先秦，用例如 (8)-(9) 所示。《中本起經》有「聞佛來化」、《摩訶僧祇律》有「房舍已分竟，方來索言」、《賢愚經》有「諸人來會」、《佛本行集經》有「欲來屠宰」、《搜神記》有「天明，亭民來視」、《世說新語》有「昨有一僧父來寄亭中」等，可見中古依然通行。但有某些方言出現新的同義構式〔屬人主語+VP+來〕<sub>趨向與目的</sub>，如例 (77)-(78) 所示：

- (77) 便語病比丘言，長老，我看病來。(《摩訶僧祇律》卷四，頁 253 之 3)

- (78) 量此二人決欲共佛論議來也。(《佛本行集經》卷四十八，頁 877 之 3)

兩例中「看病來」、「共佛議論來」相當於「來看病」、「來共佛議論」。「來」作連動式第一成分表示趨向與目的，是早出形式，置於句末是晚出形式，兩者在中古時期並行。

## 6. 結論

近年有關「來」的歷時研究，大都著重在不同組合關係中的功能演變，而其中梁銀峰 (2007) 從多種詞組格式進行探索，與本文最為接近。不過本文根據



Goldberg (1995)，把格式和意義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構式，在構式的背景下擬構演變路徑，這是與梁銀峰以及其他研究的根本差異。

在構式背景下討論語法標記的演變，必須符合兩項基本要件：(一) 形式與意義是一體的兩面，組合形式不能離開構式意義孤立地對待，討論構式的變遷也不能迴避構式意義問題；(二) 當句中組合成分的排序有所調動，毋寧是「構式」發生變動，而不只是形式上的「位移」而已。我們不否認「語序變化」(word-order change) 是描寫歷史語法變化的途徑，但相較於語序變化，構式變化將結構意義納入，可以提供更為周延的描寫。

就構式的角度重新觀察上古到中古「來」的演變，可以為某些現象提出較合理的解釋。首先，從古到今，動詞「來」始終保有獨立表述性，何以出現種種複雜的變化之後，獨用動詞「來」仍屹立不搖，這個問題在以往研究並沒有正面提出討論，但從構式的觀點很容易得到解釋，那就是歷史上所有的功能變動都是發生在構式而非自由詞組，動詞「來」因此得以超越變化。其次，「來」涵攝的功能性質頗見差異，例如「複指標記」、「勸誘標記」、「時間標記」概念上是南轅北轍，幾乎不可能在自由組合的條件下形成，然而它們都是構式的產物。此外還有難解的功能類別歸屬問題，例如「來」是不是動態助詞？動態助詞「來」什麼時候出現？表示「完成」、「延續」或「持續」概念的「來」是同一個來源，還是不同的來源？類似的問題都曾經造成困擾，但若從構式逐一的梳理，其實並不像表面所顯現的那麼紛亂。

本文第 5 節〈表 5〉列舉出上古先秦時期到中古晚期最顯著的變動，這是站在構式分析立場提出的演變假設。近代以後的演變，就留待後續觀察，本文提出的在構式背景下擬構「來」的歷時演變之必要性與正當性，也留待後續檢驗。

## 歷史文獻分期表

分期	年代	文獻	出版資料
上古先秦	~221B.C.	詩經	《十三經注疏》冊二，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
		春秋經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左傳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國語	韋昭注《國語》，台北：漢京出版社，1983 年
		論語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台北：長安出版社，1991 年
		孟子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台北：長安出版社，1991 年
		莊子	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韓非子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台北：華正書局，1987 年
		禮記	《十三經注疏》冊五，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
上古西漢	206B.C.~23	史記	（西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台北：鼎文書局，1981 年
中古東漢	25~220	中本起經	大正藏 No.196 （東漢）西域沙門曇果共康孟詳譯
		論衡	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中古三國	220~317	阿育王傳	大正藏 No.2042 （西晉）安法欽譯
中古東晉	317~420	搜神記	（晉）干寶撰《新校搜神記》，台北：世界書局，1979 年
		中阿含經	大正藏 No.26 （東晉）僧伽提婆共僧伽羅叉譯
		出曜經	大正藏 No.212 （晉）竺佛念譯

分期	年代	文獻	出版資料
		正法念處經	大正藏 No.721 (北魏)釋瞿曇般若流支譯
		十誦律	大正藏 No.1435 (後秦)弗若多羅和鳩摩羅什等譯
		摩訶僧祇律	大正藏 No.1425 (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增壹阿含經	大正藏 No.125 (前秦)曇摩難提譯
中古南北朝	420~589	世說新語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3刷
		齊民要術	(後魏)賈思勰原著;繆啓愉校釋;繆桂龍參校《齊民要術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年
		百喻經	大正藏 No.209 尊者僧伽斯那撰、(南朝齊)天竺三藏求那毘地譯
		賢愚經	大正藏 No.202 (北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
		經律異相	大正藏 No.2121 (南朝)僧旻、寶唱等集編撰
中古隋代	581~618	佛本行集經	大正藏 No.190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近代唐代	618~907	皮日休詩	收入《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廣古今五行記	收入《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 引用文獻

- Bybee, Joan. 2003. Mechanisms of change in grammaticalization: the role of frequency.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 by Brian D. Joseph & Richard D. Janda, 602-623. Malden: Blackwell.
-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and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o, Guangshun (曹廣順). 1995. *Jindai Hanyu Zhuci* 近代漢語助詞 [Function Words in Early Mandarin Chinese]. Beijing: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ess. (In Chinese)
- Cao, Guangshun (曹廣順). 1999. Shi lun Hanyu dongtai zhuci de xingcheng guocheng 試論漢語動態助詞的形成過程 [Auxiliary words in Pre-Modern Chinese].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Linguistic Essays in Honor of Mei Tsu-Lin*, ed. by Alain Peyraube & Chaofen Sun, 19-32. Paris: CRLAO, EHESS. (In Chinese)
- Chu, Wan-li (屈萬里). 1980. *Shijing Shiyi* 詩經釋義 [Interpretation of Shijing]. Taipei: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Comrie, Bernard. 1976. *Asp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Verbal Aspect and Related Problem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oft, William, and D. Alan Cruse.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ldberg, Adele E. 1995.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ü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iang, Jicheng (蔣冀騁), and Fuxiang Wu (吳福祥). 1997. *Jindai Hanyu Gangyao* 近代漢語綱要 [Outline of Early Mandarin Chinese].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ress. (In Chinese)
- Jiang, Shaoyu (蔣紹愚). 1980. Du Shi ciyu zhaji 杜詩詞語札記 [Notes on the meaning of some words in Du Fu's poems].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6:94-127.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Jiang, Shaoyu (蔣紹愚). 1994. *Jindai Hanyu Yanjiu Gaikuang* 近代漢語研究概況 [Overview on the Studies of Early Mandarin Chines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Kuo, Wei-ju (郭維茹). 2007. "Gui qu lai" xinjie: tan "gui qu lai" yilei de yufa wenti 「歸去來」新解——談「歸去來」一類的語法問題 [The grammar of the *gui qu lai* pattern: a new interpretation].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6:285-311. (In Chinese)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2005. Taolun yige feidianxing de shuqushi: “zouqu” lei zuhe 討論一個非典型的述趨式：“走去”類組合 [Discussion on atypical cases of directional verb compounds: the “zou-qu” group]. *Yufahua yu Yufa Yanjiu* 語法化與語法研究 [*Grammaticalization and Grammar*], Vol. 2, ed. by Jiaxuan Shen, Fuxiang Wu & Beijia Ma, 53-68.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2007. Hanyu kongjian weiyi shijian de yuyan biaoda: jianlun shuqushi de jige wenti 漢語空間位移事件的語言表達——兼論述趨式的幾個問題 [Expressing events of spatial movements in Chinese: some issues on the directional verb compounds]. *Hanyu Cihui, Jufa, Yuyin de Xianghu Guanglian* 漢語詞彙・句法・語音的相互關聯 [*Interface in Chinese: Morphology, Syntax and Phonetics*], ed. by Jie Xu & Qi Zhong, 223-253.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 Ming (李明). 2004. Quxiang dongci “lai/qu” de yongfa ji qi yufahua 趨向動詞“來/去”的用法及其語法化 [On deictic verbs *lai/qu*: their usage and grammaticalization].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29:291-313.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Liang, Yinfeng (梁銀峰). 2007. *Hanyu Quxiang Dongci de Yufahua* 漢語趨向動詞的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of Directional Verbs in Chinese*]. Shanghai: Xuelin Press. (In Chinese)
- Liang, Yinfeng (梁銀峰), Fuxiang Wu (吳福祥), and Alain Peyraube (貝羅貝). 2008. Hanyu quxiang buyu jiegou de chansheng yu yanbian 漢語趨向補語結構的產生與演變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directional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Lishi Yuyanxue Yanjiu* 歷史語言學研究 [*Studies i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1:164-181.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Liu, Cheng-hui (劉承慧). 1999. Shi lun shichengshi de lai yuan ji qi chengyin 試論使成式的來源及其成因 [On the origins of the verb-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and the motivations of Change]. *Guoxue Yanjiu* 國學研究 [*Studies in Sinology*] 6:349-386.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u, Cheng-hui (劉承慧). 2000. Gu Hanyu dongci de fuhehua yu shichenghua 古漢語動詞的複合化與使成化 [On verb compounding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shicheng* construction]. *Chinese Studies* 18 (special issue): 231-260. (In Chinese)
- Liu, Cheng-hui (劉承慧). 2002a. *Hanyu Dongbu Jiegou Lishi Fazhan* 漢語動補結構歷史發展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Taipei: Hanlu Book Company. (In Chinese)
- Liu, Cheng-hui (劉承慧). 2002b. Shi lun Hanyu fuhehua de qi yuan ji qi zaoqi fazhan 試論漢語複合化的起源及其早期發展 [On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 Chinese compound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32.2:469-493. (In Chinese)
- Liu, Cheng-hui (劉承慧). 2003. Gu Hanyu shici de fuhehua 古漢語實詞的複合化 [On compounding in Classical Chines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 by Dah-an Ho, 107-139.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In Chinese)
- Liu, Cheng-hui (劉承慧). 2006. Xianqin dongci leixing ji cixing zhuanhua: cong Croft “Yinguolian” jiashe tan qi 先秦動詞類型及詞性轉化——從 Croft “因果鏈” 假設談起 [On verb sub-types and category shift in Pre-Qin Chinese: a study based on Croft’s “Causal Chain Model”].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34:76-97.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Liu, Cheng-hui (劉承慧). 2007. Xianqin yi de gongneng ji qi fenhua 先秦「矣」的功能及其分化 [The functions of *yi* and its semantic extensions in Pre-Q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8.3:743-766. (In Chinese)
- Liu, Cheng-hui (劉承慧). 2008. Xianqin “ye”, “yi” zhi bian: yi Zuozhuan wenben wei zhuyao lunju de yanjiu 先秦“也”、“矣”之辨——以《左傳》文本為主要論據的研究 [On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ye* and *yi* in Pre-Qin Chinese: a study mainly based on evidence from *Zuozhuan*].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2:43-71. (In Chinese)
- Liu, Cheng-hui (劉承慧). 2009. Shanggu dao zhonggu “lai” de yanbian: goushi guandian de lishi fenxi 上古到中古「來」的演變——構式觀點的歷史語法分析 [The changes of ‘lai’ from Archaic to Medieval Chinese: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Chinese Directionals: History and Dialectal Vari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6<sup>th</sup> Cross-Strait Conference on Chinese Historical Grammar, August 26-27, 2009. Taipei: Academia Sinica. (In Chinese)
- Liu, Cheng-hui. (forthcoming).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directional verb ‘lai’: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Newest Trends in the Study of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in Chinese*, ed. by Janet Zhiquan Xing.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Liu, Jian (劉堅), Guangshun Cao (曹廣順), and Fuxiang Wu (吳福祥). 1995. Lun youfa Hanyu cihui yufahua de ruogan yinsu 論誘發漢語詞彙語法化的若干因素 [On certain factors in Chinese lexical grammaticalization].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5.3:161-169. (In Chinese)
- Lu, Jianming (陸儉明). 2005. *Xiandai Hanyu Yufa Yanjiu Jiaocheng*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教程 [Courses of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Grammar] (3<sup>rd</sup> edi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Mei, Tsu-Lin (梅祖麟). 1991. Cong Handai “dong, sha”, “dong, si” lai kan dongbu giegou de fazhan 從漢代“動、殺”、“動、死”來看動補結構的發展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verb-resultative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with a note on the neutralization of the pre-verbal agent/patient distinction in Middle Chinese].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16:112-136.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Ota, Tatsuo (太田辰夫). 1987. *Zhongguoyu Lishi Wenfa* 中國語歷史文法 [A Historical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 translated by Shaoyu Jiang & Changhua X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Peyraube, Alain. 2006.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a diachronic study of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Space in Languages: Linguistic Systems and Cognitive Categories*, ed. by Maya Hickmann & Stéphane Robert, 121-135.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Pulleyblank, Edwin G. 1994. Aspects of aspect in Classical Chinese. *Paper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re-Qin Chinese Grammar*, ed. by Robert S. Gassmann & Leshi He, 313-363. Changsha: Yuelu Shushe.
- Shimura, Ryoji (志村良治). 1995. Shicheng fuhe dongci de xingcheng guocheng 使成複合動詞的形成過程 [The innovation of the V-R compounds]. *Zhongguo Zhongshi Yufashi Yanjiu* 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Middle Chinese Grammar], translated by Lansheng Jiang & Weiguo Bai, 212-24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In Chinese)
- Sun, Xixin (孫錫信). 1992. *Hanyu Lishi Yufa Yaolue* 漢語歷史語法要略 [Sketch of Historical Chinese Grammar].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2003. Constructions in grammaticalization.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 by Brian D. Joseph & Richard D. Janda, 624-647. Malden: Blackwell.
- Wang, Chin-Huei (王錦慧). 2004. ‘Wang’, ‘Lai’, ‘Qu’ Lishi Yanbian Zonglun 「往」「來」「去」歷時演變綜論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Wang’, ‘Lai’ and ‘Qu’]. Taipei: Le Jin Books. (In Chinese)
- Wei, Pei-chuan (魏培泉). 2000. Shuo Zhonggu Hanyu de shicheng jieoug 說中古漢語的使成結構 [The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in Middle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71.4:807-856. (In Chinese)
- Wu, Fuxiang (吳福祥). 1996. *Dunhuang Bianwen Yufa Yanjiu* 敦煌變文語法研究 [Studies on the Grammar of Dunhuang Bianwen]. Changsha: Yuelu Shushe.
- Xie, Huiquan (解惠全). 1987. Tan shici de xuhua 談實詞的虛化 [On how content words become function words]. *Yuyan Yanjiu Luncong* 語言研究論叢 [Linguistic Studies: A Symposium] 4:208-227.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Xie, Huiquan (解惠全), Yonglin Cui (崔永琳), and Tianyi Zheng (鄭天一). (eds.) 2008. *Gushu Xuci Tongjie* 古書虛詞通解 [*Understanding the Classical Function Word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In Chinese)
- Yang, Shu-da (楊樹達). 1987. *Ci Quan* 詞詮 [*Annotation of Word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Yin, Guoguang (殷國光). 1985. Xianqin Hanyu dai yufa biao zhi de binyu qianzhi jushi chu tan 先秦漢語帶語法標誌的賓語前置句式初探 [A primary study on the grammatically marked sentences with pre-posed object in Pre-Qin Chinese].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85.2:162-171. (In Chinese)

[Received 13 October 2009; revised 22 July 2010; accepted 18 May 2011]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101, Sec. 2, Kuang-fu Road  
Hsinchu 300, Taiwan  
chhliu@mx.nthu.edu.tw



## **The Changes of *lai* in the Frame of Constructions from Pre-Qin to Medieval Chinese**

Cheng-hui Li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is paper aims at showing how the Pre-Qin verb *lai* [來], a free morpheme in Modern Chinese, split into functional markers of various kinds in Medieval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s which investigate form-meaning pairs. It demonstrates the following scenarios. Firstly, the mea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where *lai* acts as a component is responsible for its functional shifts. Secondly, the functional shifts of *lai* did not occur randomly or by accident, but rather occurred in the frame of constructions, dominated by the linguistic system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istorical trends of developments. Finally, the original verb *lai* remained active in Modern Chinese despite these changes, since all the functional shifts are restricted to the components in the constructions.

Key words: the verb *lai*, construction, functional markers, functional shifts, Pre-Qin Chinese, Medieval Chinese